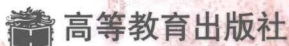




(第2版)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组织编写
王 宁 主 编

民同欲而反又呼字至也
地黃泉之土也
言不與民同欲
六尺六寸也
其好或與師同
無衣與子同澤
澤如也
王于輿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輿師脩我甲兵與子



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全国高等院校专升本教材

训 诂 学

Xunguxue

(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王宁主编;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ISBN 978-7-04-028003-6

I. ①训… II. ①王… ②教… III. ①训诂-高等
学校-教材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1977 号

策划编辑	肖冬民	责任编辑	李健秋	封面设计	张雨薇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4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7.4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8003-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训诂学》教材的修订版。

本书主要介绍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书中简明扼要地讲述训诂学的有关原理：选取丰富的典型例证阐释三大类训诂学材料，包括古代随文释义的训释书、经过类聚的“小学”专书、由语言文字入手的专门考据；把古人所用的训诂方法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大类，作了系统的分析和介绍；最后阐述了训诂学的应用。修订版针对学习训诂学难度大的特点，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力求通俗解读，增加丰富的例证，并对例证作出通俗的阐释，细致讲解训诂原理和方法。

本书针对高等院校本科教学要求编写，注重基础性，强调应用性，是学习训诂学的入门书。适合作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本、专科必选课程用书，适合作中学教师学历教育用书和自学考试中文专业本科用书。

第2版前言

《训诂学》一书，原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起点）本科教材，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教材的对象是专科起点的本科生，课时有限，而训诂学在材料上需要面对古代文献及其注疏材料，对于初学者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第1版教材特别注重选择最基础的内容，在篇幅上严加控制，并具有原理和应用兼重的特点。教材使用了五年，我们收到许多使用学校教师和学员的来信，他们对我们设计本书内容时考虑的基础性、控制篇幅、注重原理和应用这三个编写原则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提出了在教与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希望我们修改的意见。在修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那些使用这部教材的教师和学员，没有他们的教与学，任何教材都只是一纸空文，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我们更要感谢那些热情地赐予我们宝贵意见并给予我们诸多鼓励的同道与同好，在此次修订中，我们消化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第2版教材里，有他们的心血在内。

实际上，在这五年里，使用这部教材的不止是专科起点的师范本科，很多全日制师范本科和综合大学本科以及一些省市的自学高考，也使用了这部教材，因此，我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意见，将这部教材修订为适合于普通高等院校使用的本科教材。如何使教材既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又仍然能为专科起点的进修教师以及自学人员使用？我们对教材的修订方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不论是对于专科起点的进修教师还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保持内容的基础性，注重原理和应用都是必需的，所以，第1版教材的特点应当保留。但是，教学者普遍反映，由于训诂学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在进入本课程学习时大家对绝大部分内容还比较生疏；同时，老师们在教课时，补充的例证比较难于寻找，所以，希望教材增加例证，注意原理阐释和例证的通俗程度。这些意见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帮助我们确定了这次修订的主导思想。即使是特别注重基础理论，训诂学对于本科学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次修订，要增加一些必要的例证，并对例证加以较为详细的说明；在说明原理时，也要适当扩充讲解的内容，所以，篇幅要有所增加，但增加篇幅却不能增加难度。因而，增改本采取了“三不”、“三增加”的原则，即：与第1版教材比较，章节结构不变，论点不加深，范围不扩充。修订的重点一是对原理讲解不细的地方增加较细的内容，二是对例证偏少的地方增加必要的例证，三是对缺乏阐释的例证增加较通俗的阐释。当然，教学师生和

我们自己发现的问题也一并纠正了。

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就在陆宗达先生的带领下呼吁训诂学的复苏,为了训诂学能够在现代传承,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努力探求训诂学原理,促进训诂学基础理论的形成和训诂方法的科学化。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开设和改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训诂学课程,这部教材是在我们研究和教学积累的基础上编写的。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他又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蓟汉雅言札记》)训诂学属于“小学”范围,必须在自己本国创建,用中国特有之方法。在训诂学走向现代之时,虽然也吸收了西学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但保持汉语语言文字独特的民族性,仍然非常重要。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有更多的同道知己,这部教材会帮助我们和大家一起切磋研讨,推进训诂学在更大的领域里普及与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增改内容比较集中、避免重复,这次的修订在吸取了全体编写人员的意见后,由李运富(绪论、一、二章)、黄易青(三、四、五章)、王宁(六、七章)三人执笔,最后由王宁统一体例。另外,第1版前面,题为“建立有利于初学者入门的训诂学教学体系”的编写说明,其中阐释的编写理念和教材结构,这次没有变动,仍然适用于增改本。这里不再重复。

教材只有不断修订,才能更为精良,在使用一个阶段后,这部教材还可能修订。希望同行专家特别是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和学员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我们一起完善这部教材。

王 宁

2009年9月

第1版前言

建立有利于初学者入门的训诂学教学体系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的教材。

自20世纪70年代末训诂学复苏以来,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日渐显现,不止中文专业的课程结构中将其列入,其他有关专业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哲学史、科技史等专业,都逐渐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训诂学起步很早,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理论化的程度不足,初学者入门比较困难,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宗旨,是把训诂学中最基础的部分选出,引导初学者较顺利地入门。什么是训诂学最基础的内容呢?我们有如下考虑:

首先,训诂在古代是一种语文工作,因为系统的语文工作产生了大量的训诂材料,研究这些材料而形成理论原理,才有了训诂学。我们认为,发展到清代,才可以说有了理论意义的训诂学。学习训诂学,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从训诂工作、训诂材料逐步引发出训诂学的过程,否则,就不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分别对待不同时期的训诂体式,从而正确解读和运用训诂材料。这本教材第一章,就是为阐释训诂和训诂学历史发展脉络而编写的。

第二,训诂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读懂训诂材料,从而正确运用训诂材料,因此必须首先介绍原始的训诂材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训诂材料局限于训释材料,而且又以随文释义的材料为主,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训诂材料应当包括以下三种:随文释义的训释书,经过类聚的“小学”专书,从语言文字入手的专门考据。缺少了其中的一种,都很难全面吸收各时期训诂的精华。教材虽是通论性质的,但也要让学生多接触训诂材料,必须注重语例的选用,数量应当足够,典型性更加重要,对语例的阐释也要特别注意。本教材的第二、第三、第五章,就是分别阐释这三种训诂材料的。

第三,历史上的训诂材料不是数学公式,古人作训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习惯。历来人们使用训诂材料出错,多半是由于不懂体例造成的。梳理训诂体例,是训诂学最基础的工作。过去,人们对体例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往往把体例局限在训释材料的惯用词语上,甚至把这些由汉代随文释义训诂材料显示的程式化用语称做“术语”。这些传统的训诂用语,本书也有适当介绍,但不认为它们是“术语”。术语的特点是含义单一,外延固定。诸如“曰”、“言”、“之为言”、

“读如”等用语,即使在汉代的训诂书中,除了规范性很强的《毛传》使用比较一致以外,大部分是内涵和用法都很不统一的。这些程式化用语实际上无法概括不同训释的特征,是不能当术语来用的。而且,训释的种类繁多,不是几个特殊用语所能涵盖的,仅仅利用这些用语来了解训诂材料,必然挂一漏万,不是最全面的办法。我们认为,训诂的真正体例,是包含在它的原理之中的。所以,本书以阐释训诂原理为主,以便培养学生自觉地、知其所以然地运用训诂材料的能力。这本教材的第二、第三、第五章对三种训诂材料的阐释,都贯穿了用原理来解释形式的精神。

训诂学在当代,最大的推进,是把它的理论发展定位在语言学中词汇语义学的范畴内,所以,为了使现代人更清晰地了解训诂材料,更自觉地运用训诂材料,同时树立牢固的继承意识,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来解决汉语的词汇语义问题,本教材设了专章来阐释在科学语言学基础上的训释原理和考据方法。第四章阐释训释原理,这一章置于第二、第三章之后,是因为随文释义的训诂和“小学”纂集专书的训诂都是以训释的方式存在的,其中所包含的原理,由在这两章之后的第四章来进行语言文字学的讲解。第六章阐释训诂方法,其实是词义考据的方法,也就是运用训诂材料探求和证实词义的方法。有些训诂通论对训诂方法罗列得很多,我们认为,就训诂的形音义互求的基本方法而言,以形索义主要是利用汉字形体考义,因声求义主要是遵循声音线索考义,比较互证主要是通过意义自身的系统考察未知的词义——这是训诂学方法的一种穷尽性的划分,其他的训诂方法,或者可以归入这三种,或者属于语言系统以外的方法,是不能与这三种并列的。

绪论主要介绍训诂与训诂学的特点、定位、分类及学习方法,是这本教材的开端;第七章讲训诂学的综合应用,即学习训诂学的最终目的——这一头一尾是相互照应的。

以上是对这本教材结构的说明。关于学习方法,在绪论中已经有专节讲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本教材实际上是学习训诂学的入门和初阶,所以,重点在于对训诂学基础理论的认定,在于如何能够创建一个科学的、有利于现代人入门的训诂学教学体系,一本好的教材不在知识量的多和内容深,而在于把适合这个阶段学习的知识说透和把该给的材料给足。我们这部教材整整编写了两年,主要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反复斟酌。虽然如此,本书的内容和体例是否达到了我们设想的既要“适合”又要“说透”、既要“该给”又要“充足”,还要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希望同行专家特别是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和同学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不断修订,逐步完善。

王 宁

2003年7月

目 录

绪论	1
一、训诂名称的由来及含义	1
二、训诂工作与训诂材料	2
三、训诂体例与训诂原理	4
四、训诂学	7
五、训诂学的学习方法	12
第一章 训诂学的产生与发展	16
一、训诂的产生期——先秦两汉	16
二、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魏晋隋唐	20
三、训诂的更新与变革期——宋元明	24
四、训诂实践的兴盛与训诂理论的探讨期——清代	28
五、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近现代	35
第二章 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	42
一、随文注释训诂材料的体式	42
二、随文注释训诂材料的内容	51
三、随文注释训诂材料的解读	69
第三章 训诂专书	85
一、训诂专书的目的、性质和意义	85
二、训诂专书的类型	96
三、训诂专书的应用	102
第四章 注释原理	115
一、字与词的关系	115
二、直训与义界的关系	118
三、义与训的关系	121
四、三种不同性质的训释	134
第五章 训诂考证的工作与材料	144
一、考释与证明综述	144
二、考证的两大类型	146
三、考证的结构	148

	四、考音与考义	155
第六章	训诂考证的方法	166
	一、以形索义	166
	二、因声求义	170
	三、比较互证	175
第七章	训诂学的应用	177
	一、应用于文言教学	177
	二、应用于古籍整理	186
	三、应用于辞书编纂	194

绪 论

在绪论里,我们将解决什么是训诂和什么是训诂学的问题,让大家对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特别是让大家能够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从而做到从一开始就目的明确、理性化地进入本课程的学习。

一、训诂名称的由来及含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个时代都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都是运用当时的语言、使用当时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异而变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会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社会用字的不同要求和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更何况,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社会状况。这样,人们在阅读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的文献典籍时,就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汉代人去读先秦的典籍,已经感到不易理解;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先秦、两汉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前提是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隔阂。只有突破了语言文字这一关,才能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思想内容。因此,早在汉代,就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这种工作古人称为训诂。

“训”和“诂”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作的《毛诗诂训传》(“诂”有的本子作“故”,二字音义相通)。书名中的“诂训”就是后来所说的“训诂”。二字的顺序当时还很灵活,说明它们还没有最终凝结为一个词,还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含义。唐代的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雎》的疏中分别对二字作了解释。他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孔颖达从当时的训诂工作出发,阐明了“诂”和“训”的不同含义,认为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法则:(1)“诂”是解释“异言”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是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古语。又

如《方言》卷一：“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方言。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家，不但对前代的古语十分重视，对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2）“训”是“道形貌”的。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这就不只是以词来解释词，而且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达到疏通文意的目的。它包括对词的具体含义和色彩的说明、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修辞手法的阐述以及对古人思想观点和情感心理的发掘，内容十分丰富。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也不只是词，还包括句、段、篇。所以《尔雅·释训》以“训”命名，其中所训的有“张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等句子，甚至还几乎引用了《诗经·卫风·淇奥》的全篇。这种对句、段、篇具体含义的解释，就是“训”。可见，“诂”和“训”在当时是有着大致的分工的。但是，析言则异，浑言则同，当二字连用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即解释。因此，孔颖达又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对于语言的内容来说，无非是包含社会所公认的概括意义和运用者所取的具体含义这两个方面；对于语言的单位来说，无非是词、句、段、篇。所以，只需“诂”、“训”二字，“解释之义”就“尽归于此”了。

当然，对于“诂”、“训”二字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并不尽相同。如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说：“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所谓“重语”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叠音词，如《毛传》训为“和声也”的“关关”之类。马瑞辰将“训”解释为释“重语”，明显与孔颖达不同。而近代学者黄侃先生的解释，则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含义。他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这种解释已经具有了词义系统的观点。在解释词义的时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义，即可以追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然后沿着词义发展的线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这样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解释。这些对“诂”、“训”二字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的认识差异。但事实上，从汉代把《毛诗诂训传》的“诂训”变为“训诂”以后，“训诂”二字就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称，不需要也不能够分开解释了，其含义就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

二、训诂工作与训诂材料

如上所述，训诂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所产生的成果就叫训诂材料。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密不可分。

1. 训诂工作

训诂工作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行为,主要有三种:

(1) 注释工作。就是用易知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古代难知难懂的文献语言,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工作。最早从事这种工作的是经学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注经来传经。这种工作大量出现于汉代,从一开始就是系统进行的。注释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文意训释和词义训释。这两种注释的区别不在于注释的单位,而在于注释的要点。词义训释是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而文意训释是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讲解词在文中的具体含义,疏通句、段、章的思想内容。

(2) 纂集工作。纂集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字、词、义的分类工作,它的目的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编纂宗旨上,一是为了集中使用某些材料而编纂;二是在集中某些材料之外,还要通过编纂来证实某种理论。纂集标志着字、词、义不再依附各自的环境,而成为相互依附的一个群体,它们体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势,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初阶。特别是第二类纂集,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包含理论课题,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

(3) 考证工作。考证工作是考释和证明的合称。考释指找出已经作出的训释的原始依据,或对尚未作出明确训释的疑难词义进行探求,找出这个词在该文中的使用义,并用这个词义来疏通文意。证明则是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考释结果的正确性。任何词义考证工作都是边考边证的,因为考释的每一步都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据在考释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只是在考据有了结果后,需要一一罗列出来,以说服别人。所以,考与证并不是两个绝然分开的过程,而实际上也是很难分割的,只是在对考证结果进行表述时分开阐述而已。

2. 训诂材料

训诂材料指注释、纂集、考证等训诂工作的成果,所以也有三种:

(1) 随文释义的注释材料。训诂材料先于系统的训诂工作产生。如《国语·周语下》叔向解释《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说:“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这个解释在系统解释《诗经》的《毛传》、《郑笺》之前,更在系统解释《国语》的注解之前。

尽管在系统的训诂工作之前已经有了零星的训诂材料,但是,大量的、系统的训诂材料,却是因训诂工作而产生的。有什么样的训诂工作,就产生什么样的训诂材料。注释类训诂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附在文件正文后的注释,前人

所称的“传”、“说”、“解”、“诂”、“疏”、“证”、“微”、“诂”、“注”、“义证”、“正义”等，都是随文注释的名称。详参第二章。

(2) 纂集类训诂专书。纂集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根据一定的原则纂集编排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例如依物类分篇汇集同训词的《尔雅》，依照据形说义原则用部首统帅文字的《说文解字》，专门纂集声训以明语源的《释名》，沟通方言词与标准语音义的《方言》等，都是最早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这些专书尽管经过纂集、编排，已经类聚到一起了，但它们的基本形式仍然是词语的训释，与前一类训诂材料在微观形式上是相同的。详参第三章。

(3) 考证材料。考证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早期是用二度注释，也就是以“正义”或“疏”的形式存在的。例如，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的有些内容已是考证。考证盛行于清代，清代的考证大多以笔记和杂记的形式存在。一些大家的考证已经汇成专书，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也有的直接以“考”命名，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陔余丛考》、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虽属于历史或法律方面的考证，但也是建立在训诂字词考证基础上的。还有的夹杂在日记式的随笔中，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其中可以提炼出的训诂学内容很多。详参第五章。

三、训诂体例与训诂原理

1. 训诂体例

训诂体例是指训诂工作中所运用的训诂体式和条例。传统训诂学中训诂体例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觉的体例，一种是自然的体例。

自觉的体例是训诂家在训诂工作开始时就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它体现为固定的表述格式和程式化的用语。这种体例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对训诂材料的归纳是有系统的，其格式和用语可以起到对相应的语言现象进行归类的作用。例如，《说文解字》的部首一律用“凡某之属皆从某”表示；前四书的说解都用“象某形”、“从某从某”、“从某某声”等程式化用语；重文中的古文、籀文、或体等也都有固定的表述语言。这些都是《说文解字》所开创的独特的说解体例。再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以字词为训释的基本单位，以较为严格的程式化注释用语，来显示被释字词与训释词语之间的各种音义关系。词义明则句义明，句义明则文意明。从而形成了典型的说解式注释体式，其目的是从考察字词的客观音义出发，来恢复古代文献的原貌。

自然的训诂体例缺乏理论的一贯性，是训诂家由于对材料的把握比较熟练而自然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程式化语言格式。例如《尔雅》的惯用注释格式“曰”、

“言”、“谓”、“之为”等。这些用语在此书的含义并不适用于任何地方,也不是凡有这些现象的地方都用同样的表述语言,所以很难归纳成严格的术语。又如,古代训诂材料中的“通”与“同”,也用得比较混乱,除了可以用于表述一部分异体字外,还经常表述同源通用字与同音借用字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产生于同源词分化时推动孳乳造字过程中,因分化未成熟、分工未严格而形成的源字与孳乳字的自然混用现象。它表现在汉字书写上,实际上反映的是词汇发展问题。后者则是在书面语与口语交替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为换字书写,是汉字音化符号的使用,属文字问题。将这些不同的语言现象混用“通”和“同”去指称,很容易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混乱。这种自然的训诂体例不适于直接用来进行理论归纳,而必须排除那些表面的格式和用语的干扰,来归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内在条例。训诂学研究条例,目的就是要从中发掘理论原理。黄季刚先生所说的“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就是要从体例的归纳起步,达到阐明理论原理的目的。只归纳体例,不阐明理论原理,那是训诂材料学的任务,而没有进入理论训诂学。

2. 训诂原理

训诂原理指从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中总结出的文献词义理论。它包括对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对文献词义的存在形式、运动规律、特点性质的科学论述。

要想使训诂学从纯经验性的技艺走向具有系统理论的科学,就必须进行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早在清代,训诂家就已开始了原理的探讨,尽管由于受到当时学术发展的总体局限,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甚至有的反而越弄越糊涂,但他们将经验训诂学引向理论训诂学的尝试是可贵的。他们在大量成功的训诂实践中,摸索出很多已被验证而且行之有效的经验。而正确的经验中便包含着科学的原理。有些训诂原理,已陆续为他们所论及,只是总结未能尽善,归纳未能全面,论证未能系统,因而其中难免还夹杂着一些模棱两可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未经剔除的错误之说。只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经过系统的论证,便会出现一批来源于实践,又被实践检验过,从而切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原理。例如字、词、义、训的关系,不同性质的训释等,详参第四章。

有了训诂原理的指导,训诂实践将会变得更加科学,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糊涂认识也将逐一得到澄清。例如,“反训”问题(即所谓“反义同词”现象)一直是训诂学家所非常关心的,但由于以前缺乏理论的指导,只是在一堆分析和归纳都不透彻的训诂材料里打转转,以致大家在这一问题上争讼不断。要想解决这些纷争,就必须从原理上对这种现象加以阐明。如有人根据《方言》“苦,快也”的训

释,认为“苦”兼有“痛苦”和“快乐”二义,为反义同词。这种说法违反了这样一个原理:任何训释所体现的都是义项和义项的关系,也就是说,训释的单位是义项。但是书写训释的却是无法区分义项的字,这样,在理解训释时,便时常会出现偷换义项的错误。“苦”的本义是一种味苦的菜,引申为一种刺激性强烈的味道。古代的苦相当于今天的苦与咸两种滋味。古代苦味于五行中属火,《礼记·月令》在谈到孟夏之月属火时说:“其味苦,其臭焦。”注:“火之气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这说明苦味强烈,由于通感的引申而有了“急”义。《庄子》、《淮南子》都以甘味为缓,以苦味为急。因苦味刺激性大而又引申为情感痛苦。而“快”则有“欢喜”和“疾速”两义。《方言》“苦,快也”,是“苦”的“强急”义和“快”的“疾急”义的对当。如以“苦”的“痛苦”义与“快”的“欢喜”义对当,便偷换了义项而有了反义,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运用训释材料,要把训释词与被训释词都具体到义项,才无偷换之虞。

再如,有人认为“臭”(xiù)兼香、臭(chòu)二义,应属于反义同词。这种说法的错误性也可以从原理上得到证明。古代训释以字为单位,但字与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整齐关系。两个意义同一书写形式,并不一定共词。比如,已分化的同源字又互相通用,虽然仍写作同一个字,却不是同词。尽管两义在分化前可能有共词的历史,但分化本身便说明共词在表达上的不便。何况,它们分为两词已由必然变为已然,就更不能以共词看待了。“臭”在古汉语里当“气味”讲,是中性的名词,以后引申为“闻味儿”,成了动词,分化出一个“𦘔”(后简化成“嗅”)字来。气味有香味,又有恶臭,“恶臭”义曾由“臭”分化出来,写作“𦘔”,是个贬义的名词。后来,“臭”的中性意义彻底消失了,只剩了“恶臭”的意思,“𦘔”字失去对立意义,便被淘汰了,仍写作“臭”。在“𦘔”分化的阶段,因为没有同时分化出一个褒义词,“臭”仍是中性的,有时用作褒义,但这并不能看作褒贬义共词,只能认为是中性词用作褒义,与贬义的“𦘔”因历史的积淀而共存过,因此不在反义共词问题讨论之列。可见,如果把传统训诂学中的遗留问题用原理的标准去衡量,是是非非就可以有个明确的说法了。

训诂原理是既往训诂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训诂工作的指导。训诂学的专业工作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二是发展。介绍工作分三方面进行:①介绍既往的训诂材料。也就是对古代注释书和训诂专书的条例加以归纳整理,以便今人阅读。②介绍训诂发展历史。也就是介绍历代训诂的主要作者和著述的成就,说明这项工作和这门科学的发展脉络。③介绍前人已经发现和阐述过的训诂原理。发展工作分两方面进行:①进行新的训诂工作,积累新的训诂材料。②探讨新的理论课题,使训诂理论不断更新、加深、系统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训诂研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对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上来。

四、训 诂 学

1. 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

弄清楚什么是训诂、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什么是训诂学了。训诂学是以前代训诂材料和前人的训诂工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训诂学和训诂密不可分,因为有训诂,才会有训诂学。但训诂和训诂学又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工作和材料,后者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科学。黄侃先生对此曾作过辨析:“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①可见,黄侃先生已明确指出,传统训诂学是以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语义规律和训释方法为主要内容和任务的。但在20世纪以前,独立的训诂学专著不多,对语义规律和训释方法的探讨、总结往往夹杂在训诂材料之中。例如,郑玄注“三礼”,其中已对字的音义关系有所阐明;许慎的《说文解字》,将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论科学地运用于说解字形的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以形索义训诂方法的基础,但对其重要的理论精髓仅在《说文解字·叙》里用极少的语句作了一些提示;段玉裁是以系统地研究引申义著称的,但他对汉语引申规律的探讨却散见在《说文解字注》中。正因为如此,一般人谈到训诂和训诂学时很容易混为一谈。其实,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材料和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是应当分清也是可以分清的。

分清训诂与训诂学,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把材料和理论混淆,便容易模糊这门科学的内容和范围。训诂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古代文献语言的意义进行探求和解释。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文献早已是一个定数,不会再发展了。但对古代文献的意义的探求和解释工作并没有成为历史,还在继续进行。今天的文献整理工作,各种古文的注译工作,古代出土文物铭文的考释工作,等等,都是现代的训诂工作。因此,新的训诂材料仍在不断产生。不论是过去的训诂材料和训诂工作,还是新的训诂材料和训诂工作,都是综合性的,包括很多方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训诂的内容与训诂学的内容混为一谈,因为一门科学的内容并不就是自己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它还要与邻近科学进行分工。确定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是整个学科体系重新建构的必然要求。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几乎包罗万象,尽管它在发展中已与文字学、音韵学分立,但它仍然不仅囊括了词汇、语法、语音、修辞等语言学的各部门,而且涉足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诸领域,这样的局

^①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